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康實錄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

朱鈞

校對官中書臣

陳木

騰錄監生臣

潘必貴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實錄卷十

唐許嵩撰

晉

安皇帝

安皇帝諱德宗武帝長子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為
皇太子二十一年秋九月庚申烈宗崩辛酉太子即位
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冬十月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是月太傅歸政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甲寅尊

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追尊所生陳淑媛為安德皇

太后 后諱歸女松滋尋陽人父廣平昌太守后以美色

入宮寵幸生帝及瑯琊王德文

宋晉書太后以太元十三年崩

戊午立

皇后王氏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

等舉兵以討尚書左僕射王國寶為名 國寶乃坦之中

子少無士操不脩廉隅貪縱無足妓妾珍玩充滿後堂

其婦謝安女安當朝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國寶自以
中興膏腴之族甚怨望從妹既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
與道子遊處而間毀安焉及道子專朝累遷中書令遂
持威權扇動內外及弟忱卒乃表自迎母并忱喪詔許
之而盤桓不進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
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為言於烈宗故
得原國寶性既驕蹇舉動不遵法度起齋侷清暑殿烈
宗惡其僭侈國寶懼復諂於烈宗及帝即位進從祖弟

緒為瑯琊內史緒亦佞邪見道子皆惑之倚為心腹共
叅管朝政威振內外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悉配東
宮兵仗時人咸嫉之時王恭殷仲堪皆以才器各居名
藩惡道子與國寶等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亦深忌
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等為名
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
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
既至而未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

國寶信之又問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溫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恭道子既不能拒諸侯之兵乃委罪於國寶甲申使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殺之并斬王緒以謝王恭恭說乃罷兵戊子大赦天下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秋七月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

史庾楷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
佺期等復舉兵反八月丙戌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黃
龍九月使右將軍謝琰前將軍王珣南討己亥破庾楷
於牛渚丙子會楷王道子屯于中堂會楷王世子元顯
守石頭己酉召王珣入守北郊謝琰入備宣陽門王恭
以司馬輔國將軍劉牢之為前鋒次竹里元顯密以重
利啗牢之牢之歸降引軍屯新亭使子敬宣迎擊恭破
之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之子武定皇后兄少有美譽

清操過人門地高華深以自負常有宰輔之望與王忱
齊名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伯舅嘗從父自
會稽至都王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筆枕謂其有餘因
求焉恭輟以送之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
無長物起家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
以騁因以疾辭太元中累遷丹陽尹中書令會稽王道
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
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

羣下何所取則時淮陵內史虞珽子妻裴氏有服食之
術道子悅之引與賓客談論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
而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後烈宗擢時望以為藩屏
以恭為都督青兗等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尋改前將軍帝即位會稽王執政寵任
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
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王緒
與國寶謀欲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恭說於道子道子

亦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恭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至鎮遂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謀誅國寶仲堪偽許之恭大喜乃抗表京師論國寶與緒不忠之罪道子懼故收國寶及緒誅之以謝恭初譙王尚之因說道子以宰相權弱樹黨自衛以司馬王愉為江州刺

史割度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
言尚之兄弟專弄相權貶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為然
謀告殷仲堪桓玄等推恭為盟主剋期同赴京師而恭
悞先期舉軍遂敗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
肥生瘡曲阿人殷確以私船載恭藏於葦席之下將奔
桓玄至長塘湖為商人錢彊告於長塘捕尉因擒恭送
之至倪塘而桓玄殷仲堪已近朝廷聞玄等逼懼其有
變就殺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

柳嘗冬月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見之歎曰此真神

仙中人也初見執屬一庶子於湖熟令戴者之以托桓

玄玄養之

案晉書列傳王恭性雖抗直而闇於機會自矜貴不闇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自

理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耶庚申遣太常

卿殷茂以王恭死喻殷仲堪及桓玄玄等走尋陽冬十

月新野言騎虞見壬午仲堪與桓玄等盟于尋陽推玄

為盟主十二月己丑後魏拓拔圭僭即皇帝位於平城

號天興元年己酉南涼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於金城

號太初元年是歲吳興長城夏架山石鼓自鳴聲如金

鼓古老云此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明年孫恩作亂

案晉書夏

架山石鼓長大餘面徑三尺許其下有盤石為足

三年春二月建康太守段業自稱涼王號天璽元年是

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夏六月戊子南燕恭

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德遂僭即皇帝位於

廣固冬十月後秦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靜十

一月甲寅妖賊孫恩自上虞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

之疑之義之第二子工草隸書家世事張氏五斗米道
凝之篤信焉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
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
助賊自破矣既而無備遂為恩所害恩既自稱征東將
軍據會稽號其黨為長生人分遣寇吳興永嘉殺太守
謝邈司馬逸等而吳國臨海義興等官守皆遁走朝廷
震懼內外戒嚴詔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東討
邈字茂度父鐵安之宗邈性剛鯁無所屈撓頗有理

識累遷侍中烈宗嘗讌樂之後賜侍臣文詔辭義有所
不雅者邀輒焚毀之論者多之帝即位遷為吳興太守
孫恩之亂東破州郡執邀逼令北面邀厲聲曰我不得

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

案晉書初邀妻郝氏甚妬
邀在吳先娶妾郝氏怨懟

與邀書聲絕邀以其書非婦人所作疑門下生仇玄達
為之遂斥玄達玄達怒投孫恩及此并害邀兄弟殆至

減

門甲戌謝琰劉牢之進至義興吳

闕

是果臨荊州自在

荊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常食五椀盤無餘肴飯
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及

與桓玄應王恭後不受詔命朝廷憚之然與桓玄素不睦司馬楊佺期屢欲攻玄玄知遂舉兵攻仲堪仲堪急召佺期赴戰俱為玄所破追殺之

案殷氏家傳從兄凱為南蠻校尉有疾仲

堪往省焉曰兄病可憂凱曰兄病不至滅門弟病深可憂也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三月彗星見于太微以桓玄為後將軍荊州刺史夏四月孫恩復寇浹口轉破餘姚使帳下督張猛別攻殺內史謝琰琰字瑗度太傅安之子與從兄玄破苻堅封望蔡公進衛將軍討孫恩鎮會

稽為張猛所破并二子肇峻同見害於塘路

案晉書後劉裕破孫

恩生擒張猛送琰子琨琨剗肝生食之

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

子皇太后李氏崩於含章殿八月壬寅葬簡文太后于

脩平陵

后諱陵容出賤微始簡文為會稽王時有三

子及道生廢後獻王早世諸姬絕孕十年無子乃令卜

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

室時徐貴人美寵帝冀之久無子會高士許邁者朝臣

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邁曰臣好山水本無道

術斯事豈所能判願陛下當從庖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數年乃令善相者遍召諸受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黑色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因召侍寢后嘗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為吉祥太宗聞之異焉遂幸生烈宗及會稽

文孝王崩時年五十

案后傳后少時善相者云終斃於虎及是見畫虎于屏風樓之因有

疾而終

冬十一月以司馬元顯為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并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

諸軍事揚州刺史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是月元顯逼
吏部尚書車胤自裁而使讓御史中丞江績為朋黨績
憂卒 江績字仲元陳留圉人護軍灌之子有志氣累
遷南郡相時荊州刺史殷仲堪舉兵應王恭以要績與
殷凱同行屢言績不從凱慮績及禍於仲堪坐中和解
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
知獲死耳一坐皆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
廷聞徵為御史中丞司馬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

會稽王時車胤亦言元顯驕縱宜禁制之欲連表奏道
子未許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聞我父子遂令責
績而害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父郁為郡主簿太守王
胡之見胤於童幼謂其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
學及父卒家貧勤學不倦乏油夏月則以練囊盛螢火
以照書冬月躬自燃薪葦及長風姿美茂機悟敏速桓
温辟為從事累遷征西長史其時唯吳隱之與胤以寒
素博學知名顯於朝廷性多給善於賞會每有盛坐車

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輒開筵待之拜中書侍郎領國子博士除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尚書八座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胤不許曰此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道子乃稱疾不署其事及國寶等疏奏帝帝大怒而嘉胤公正遷吏部尚書及元顯擅權矜慢遂與江績密言於道子事泄遇害十二月段業燉煌太守李暉背業自稱秦涼二州牧涼公號庶子元年

五年春三月衆星西流經牽牛歷太微紫微夏五月孫
恩轉破以東諸郡吳國內史素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
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奄至丹徒
遣軍襲破廣陵京師大震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
省詔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游擊將軍毛邃屯白石
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領軍將軍孔安國入次中堂
皇徵鎮北將軍劉牢之使冠軍將軍桓不才及劉裕擊
孫恩裕等大破恩於蒜山恩退走劉牢之令子敬宣與

劉裕并軍海道窮追再破恩於扈瀆恩遂迸入海 恩
字靈秀瑯琊人世奉五斗米幻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好
術幻狡誑人多惑之太元末為新安太守見天下兵起
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會稽道子誅之而恩逃於
海島衆聞泰死皆謂蟬蛻登仙爭往海中資給恩恩因
聚合亡命志欲為泰復讎既破州郡衆數十萬至是討
破之案晉書孫恩傳泰師事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
人借得割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即相還至嘉興
有魚躍入舟中因破魚得瓜刀子其秋七月以輔國司
為神効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

馬劉裕為建威將軍癸丑大角星散搖五色是歲大饑
禁酒

六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
玄舉兵反於江陵因孫恩亂託為勤王移檄京師罪狀
司馬元顯案晉書帝紀朝廷初密令司馬元顯西討桓
玄以劉牢之為先鋒玄聞大懼謀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說於玄曰公振威名於天下司馬元顯口尚乳臭劉牢
之又久失人情若以兵臨土崩之勢可翹足待也玄信

遂舉兵東下詔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
都督率衆討桓玄丙子建牙于東府持牙者良久乃止
持黃鉞者馬倒丁酉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屯于
溧洲二月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賦詩者九十八人丁
巳詔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騎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
桓玄敗王師于姑孰齊王柔之譙王尚之皆遇害三月
劉牢之在溧洲與親信密議曰桓玄少有雄名今仗全
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桓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

所容且如何玄知牢之疑阻遣何穆來說牢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既見譙王等敗遂遣使與玄交通外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不從已已遣子敬宣降于玄玄大喜置酒出法書名畫共敬宣觀之玄佐吏莫不相視笑於坐辛未劉牢之衆進破王師於新亭大將軍元顯及世子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毛邃等並遇害 元顯字朗君會稽王世子以父故年十六任侍中累轉中書令時會稽王作相荒醉每為長夜飲不

悉朝政衆望去之元顯知謀奪其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領揚州刺史以瑯琊王德文領司徒既而道子酒解見幕下非揚州執吏方知去職大怒而無如之何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及孫恩作亂加錄尚書事政無大小一委之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東第即今東府城也于時軍旅游興國用虛竭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然復無良師正言不間諂譽日至或以

為一時英傑或謂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驕侈
日增帝以其有翼亮功加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孫恩破
後而桓玄稱兵上流用司馬張法順討殺兵南討差池
未進而桓玄奄至新亭遂退次國學尋敗於宣陽門使

人收之并其六子同斬於市時年二十八

案晉書義興中有稱元顯

子秀然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獸騎郎滕羨奴芍藥也誅之太妃不悟哭

之甚
勸 壬申桓玄頻新亭自稱侍中丞相錄尚書事假黃

鉞羽葆鼓吹遷會稽王道子為安成王遣之國以劉牢

之為會稽內史 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
曾祖義父建世以勇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沉
毅多計畫謝玄北鎮廣陵舉牢之為參軍符堅入寇玄
以牢之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累以
功遷龍驤將軍進平河南城堡皆承風歸順尋為慕容
垂破於鄴東五橋津牢之窘急策馬跳五丈澗得免轉
為兗州刺史王恭府司馬及王恭舉兵向京師牢之背
恭歸朝廷詔以牢之代恭都督青冀幽等軍事既而

又背國依桓玄玄得志用為會稽內史牢之怏怏不平
欲自班瀆走據江北拒玄諮議叅軍劉襲進曰事不可
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
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遂趨而出佐吏
多散走牢之乃自縊新州長子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
雅之俱投慕容超牢之喪歸至丹徒玄令斲棺斬屍夏
四月玄矯詔大赦改元大亨元年庚子出鎮姑孰諷朝
廷以誅元顯功別封豫章郡公自稱太尉揚州收摠百

揆以從兄謙為尚書僕射朝事大政皆諮玄而小事決於謙子弟皆封公又矯詔為桓溫諱姓名同者並改之五月玄欲簡汰沙門非明至理者悉罷之又議令沙門

致敬王者匡山惠遠法師諫止之

案惠遠集隆安六年桓公遺書於惠遠言

沙門令致敬王者惠遠答書論不可致之意又言袈裟非朝會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沙門之像竊所未

合遂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論問

二論出家

三論求宗不順化四論體不兼應五論形盡神不滅著

是五論以明出家之法不合同俗以致敬於王者

孫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

景破恩追斬萬計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

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徐道覆率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
主六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儁檀嗣偽位秋八月庚子尚書下
舍災冬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後月入太微
十二月玄醜殺會稽王司馬道子於安城道子出後瑯邪
孝王烈宗即位改封會稽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時烈宗不親萬機與道子長夜飲酣歌為務好學浮圖
法親暱僧尼並竊弄權所親皆是小豎官以賄遷朝政
謬亂左衛將軍王榮上疏論得失四事諫之極陳禍福

不從委任姦人王國寶王緒等及王恭稱兵乃殺國寶等以悅于恭嬖人趙牙茹千秋皆諂佞進任之心腹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又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水側道子與親暱乘船就之飲宴為笑樂烈宗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游矚甚善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道子既恃寵乘酒多失烈宗稍惡之更得博平令聞人燕上疏言專

恣任用姦人益不平出王恭殷仲堪王珣等為外任以
疆王室而潛制道子道子又收心腹由是朋黨競扇時
尚書令陸納望宮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壞之及帝
即位進太傅揚州牧子元顯為侍中及元顯奪權公卿
皆去道子唯尚書車胤往來問訊元顯聞之使收胤道
子大怒曰奴狗斷我與士大夫語耶桓玄既乘釁而劉
牢之降元顯衆潰奔入相府問計於道子道子無佗言
對之泣玄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城玄使御

史杜竹林竟醜殺之

案晉書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溫

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手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起伊霍紛紜之議宜裁鑒覽道子頷曰僕知僕知因舉酒屬玄玄乃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齒于道子也

是月曲赦廣

陵彭城大逆已下無麥禾天下大饑

二年春二月乙卯桓玄矯詔自稱大將軍夏四月癸巳

朔日有蝕之六月加建威將軍劉裕彭城內史秋八月

玄又自號相國加九錫備典物諷帝御前殿策授之封

南平宜都等十郡為楚王殷仲文下範之促成篡奪事

冬十一月丁丑矯詔加天子禮樂使王謚兼太保奉皇
帝璽紱禪位於楚是夜熒惑犯東上相壬午遷帝于永
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瑯琊國十二月壬辰玄纂即
帝位於姑孰城南九井山百寮陪列忘稱萬歲又不易
帝諱榜為文告天於是大赦改元為永始元年國號大
楚始整肅儀仗而龍旂竿折祭已以南康平固縣奉帝
為平固王遷居尋陽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稱太祖
爵子弟宗室為王進封功臣以王謚為武昌公殷仲文

為東興公卜範之為臨汝公伐戍入於建康宮逆風迅
激旌旗傾偃將升太極殿御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
進曰良由聖德隆重厚地所不能載玄大悅乙巳月掩
軒轅第二星辛亥帝蒙塵於尋陽是冬酷寒過甚以為
朝政失在舒緩而桓玄苛酷之應也

案劉向云周衰無
寒歲秦滅無煥年

此之
謂也

三年春正月立築別苑於治城

案地志其城本吳治鑄
之地因名焉王導疾作

因徙移治出石頭城西以地為西園故晉書成帝幸司
徒府游觀西園即此處也太興初王導請郭文舉居之

為築臺今見在城內近東北角太元十五年武帝為江陵沙門法新於中立寺以治城為名至是桓玄盡移僧出居太后寺以寺為苑在今縣城西墻西廢城也廣起樓榭飛閣複道延屬于宮城也

戊戌熒惑

逆行犯太微西上相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入石頭

漂毀大航殺人其聲動天玄大懼乙卯建威將軍劉裕

帥劉毅何無忌孟昶檀憑之等起義兵於丹徒丙辰斬

徐州刺史桓脩于京口 脩字永祖溫弟沖子也尚簡

文女武昌公主及玄篡用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以劉

裕為中軍參軍裕起義斬之梟首玄以京口不守不悅

召左右議或勸坐逸待勞使其空行二百里卒遇大衆
卞範之桓謙等舌爭乃遣將吳甫之進拒使皇甫敷以
精兵三千繼之敗劉裕前軍殺桓憑之 憑之字慶子
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雍睦為世所稱從兄子韶昆弟
五人皆幼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己所生與劉裕州閭之
舊以寧遠將軍數與裕同東征情好日密及義旗建憑
之有私艱墨緣而赴以建武將軍為前鋒而陷於羅落
橋劉裕聞憑之陷急馳進戊午大破吳甫之於江乘而

遇皇甫敷於羅落橋憑之既死裕獨倚大樹敷縱兵圍之前問曰你欲何死裕怒叱之敷人馬皆仆裕遂斬敷

案三十國春秋云皇甫人馬既倒仰謂裕曰君有天分願以子孫相屬裕報敷而善待其子孫初義兵舉也劉裕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種憑之舍時相者晉陵韋史適相諸公皆吉而目憑之曰有急兵厄其候不過三日宜深避之不可輕出而果羅落橋之所害也 玄聞皇甫之及敷等二軍皆沒

大懼使桓謙次陵口卞範之次覆舟山多張旗幟己未裕率衆乘勝進破因北風放火煙塵翳天玄衆大潰輕舟南走庾申劉裕入京師鎮東府置留臺具百官以司

徒王謚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都督揚徐等州諸軍
事鎮軍將軍徐州刺史餘並假進軍號壬戌焚桓溫神
主于宣陽門辛未桓玄至尋陽逼帝西上丙戌密詔以
幽逼于玄萬機虛曠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居東宮
摠百揆加王侍中乃大赦謀反已下惟桓玄一祖不宥
劉毅於衆問王謚曰璽綬何在謚大懼奔曲阿劉裕使
孟昶追宥令復位夏四月武陵王遵稱制行天子事唐
宣帝至江陵庾戌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

等進軍躡玄後追破玄將庾稚何澹之於湓口玄復逼
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軍劉毅大破玄於崢嶸洲已
卯帝又幸江陵殷仲文自巴陵奉二后來歸辛巳荊州
別駕王康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於南郡壬午益
州都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 玄字敬道一名靈寶
温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月下流星墜銅
盆水中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
吞之遂有娠生玄及產夜光照室占者竒之故小名靈

寶妳媪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
愛異之臨終年尚幼弟沖命以為嗣襲爵封南郡公及
長形貌瓌竒風神踈朗博綜文武常負其才地以雄豪
自處衆憚之年二十三始拜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
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國時
議謂溫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弟兄而為素官玄自以元
勳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自理寢不報在荆楚積年
優游無事及王國寶用權內外騷動玄因說荊州殷仲

堪舉兵與王恭同匡朝政朝廷乃殺國寶以謝乃罷兵
時會稽王道子秉政以玄為廣州刺史隆安初王恭又
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仲堪給玄兵五千人以應恭尋
詔玄為江州刺史玄始得志襲破江陵殺仲堪於冠軍
城遂收羅荆雍廣樹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
朝廷知其志乃內外為備玄遂舉兵下破王師頻矯詔
自改進爵位殺害朝權而擁彊兵出鎮姑孰本無資力
好為大言乃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衆竊

笑之謀欲篡奪以為代謝之際宜有符瑞遂偽云江州
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又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已
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郎而密令讓

開

給其乘輿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備帝者
之儀歎息曰敬道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挾帝西上至江
陵更署置百官以奔敗之後嚴肅法令劉裕使劉道規
何無忌等追玄破郭昶之於桑落洲尋令鄱陽太守徐
放下說鮮義軍放對曰劉裕為唱義主劉毅兄為陛下

所誅並不可說也玄率舟艦將出而劉毅與道規等破之玄衆大潰僅得走退船時益州刺史毛璩弟子脩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至枚回璩叅軍費恬與毛祐等迎擊之矢若雨有箭子昇輒拔去之馮遷抽刀而前玄曰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爾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子昇曰我是豫章王諸軍莫見殺遂送江陵斬於市初安帝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姜及玄建國於楚衡陽屬焉自篡至敗凡八

旬矣時又有童謠云長竿巷巷長竿今年殺郎君明年
斬諸桓毅等傳玄首梟於大桁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
宛句人也識悟聰敏桓玄為江州刺史範之為長史委
以心膂玄將篡位範之為侍中其禪詔文皆範之辭也
後進尚書僕射玄平斬於江陵癸巳乘輿反正于江陵
甲申詔曰姦兇篡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至
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略奮發忠勇絕世冠軍將軍毅
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旗既振士庶効節社稷再安

四海齊慶其大赦天下凡諸遇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
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揚武將軍桓振又陷江陵
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秋七月戊申
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后諱法侃廬江潛人也父準后無子哀帝立稱穆皇
后居永安宮桓玄篡位移居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
輿慟哭玄聞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婦人之事乃降
為零陵縣君與帝西上劉裕平桓玄迎后還屬戎革之

後與百姓同其豐儉年六十六崩在位凡四十八年

準字幼道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起時兄充勸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散帶衙門不及人事年四十七卒升平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愔以父志表讓不受冬十月盧循寇陷廣州執刺史吳隱之而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顯戮詔不許

四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

襄陽進逼江陵桓振以帝次于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
温楷于祚溪進次紀南為振所敗桓振復襲江陵荊州
刺史司馬休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等討振戰于
沙橋振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殺振 振字道全
奮威將軍石虔子少果銳無行玄篡以為江夏相揚武
將軍及玄敗挾帝上江陵振率兵隨之玄死後遂逼帝
於行在諸桓從之將欲肆逆桓謙止之乃命進辭以楚
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謹奉璽綬以瑯琊王德文

領徐州刺史振自為都督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
刺史多選腹心為帝左右以帝居江陵遂為玄舉哀立
喪庭偽謚武悼皇帝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故見此
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
遂肆意酒色多所殘害尋而魯宗之劉懷肅等破振軍
於沙橋振時醉見殺於陣何澹之桓謙等走投姚興
謙字敬祖溫弟冲次子詳正有器望桓玄用事累遷侍
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與下範之拒義軍於蔣山敗

隨玄之江陵及桓振作亂逼帝謙每保護乘輿及振敗

謙奔後秦

秦晉書後燕縱反據蜀遣使稱藩於姚興聞桓謙在秦請謙共順派東討劉裕興問謙謙

因言臣門素著恩荆楚今與縱東下百姓必駭動興曰水小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騎羽宜自求多福謙因請行遣謙至蜀人士多歸之縱乃置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泣曰秦王神矣後與縱將譙道福俱下至江陵人庶投者二萬為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 丁酉乘輿反正與瑯琊

王德文幸劉道規舟戍詔曰逆臣桓玄乘釁肆亂誣

罔天人篡據極位幸天祚社稷義旗再捷狡徒沮潰朕

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勤王之勲豈朕一人獨享斯祐

思與億兆幸茲更始其大赦天下改元為義熙元年唯
玄振一祖不在原例其賜百姓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
五斛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乘輿迎帝於江陵是月益
州刺史毛璩使將軍譙縱侯暉等討時延祖於白帝城
暉等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謀衆立縱為主以叛還攻
璩弟於涪剋之僭稱成都王三月甲午帝至自江陵百
官望拜於新亭乙未羣臣詣闕請罪詔慰曰此非諸卿
之過也庚子詔曰朕以寡昧遭家不造逆臣桓玄乘釁

縱慝窮兇恣虐滔天泯夏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
基既湮七廟之饗斯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天祐晉
固縱英輔鎮軍將軍青徐二州刺史裕忠誠天發神武
命世義聲一唱二溟波卷英風振路宸居清翳冠軍將
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邁邁而元兇
傳首迴戈疊揮則荆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蒿岱
而宗庸命德聖哲攸先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錄
尚書事毅進號左將軍無忌右將軍會稽內史道規輔

國將軍荊州刺史戊戌劉裕何無忌等抗表遜位詔不許加裕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戊辰劉裕旋鎮京口帝餞于東堂壬申以盧循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循遣使遺劉裕益智粽子裕荅以績命湯五月癸未詔禁絹扇及樗蒲秋七月庚辰太白比晝見於翼軫是歲涼王李嵩奉表稱藩

二年夏四月無錫獻白龜冬十月論匡復功進封劉裕豫章公邑萬戶劉毅南平公五千戶何無忌安城公劉

道規華容公追封檀憑之曲江公各三千戶孟昶臨汝
公劉蕃安陸公諸葛長民新淦公魏永之江陵公各二
千五百戶餘封賞並有差

三年春二月劉裕入朝誅東陽太守殷仲文及弟叔文
道叔等 殷仲文陳郡人南蠻校尉覲之弟有美才容
貌從兄仲堪薦於會稽王道子累遷至新安太守妻即
桓玄姊也聞玄平京邑棄鄉郡投玄玄將篡九錫文仲
文辭也及玄篡位總領詔命以元勳為玄侍中極奢侈

家累千金及玄敗因奉二后歸義遷尚書郎帝反正仲
文上表求自解不許劉裕引為長史冀因是進既不得
志常怏怏有不滿心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中有老
槐樹顧之歎曰此樹婆婆生意盡矣尋遷為東陽太守
意彌不平統於何無忌至郡不謁無忌以為輕已銜之
及府將駱球謀反下獄遂令球辭引仲文兄弟劉裕以
前黨桓玄因收之并桓胤下承之等同下獄伏誅

案晉書仲

文初在東陽照鏡不見其面數日遇禍謝靈運嘗云服仲文讀書半素豹而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天分多而

見書
少也

己丑大赦除酒禁夏六月辛卯癸惑犯辰星在翼
是月後秦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
九月彭澤令陶潛去職而歸作歸去來一章以叙其志
冬十月禿髮傉檀僭涼王位于洛都後燕高雲殺慕容
熙雲僭位是歲龍驤將軍朱綺戍壽陽婢吹飢忽有羣
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鳥餘鳥
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骨在

四年春正月甲辰詔劉裕為揚州刺史自丹徒入居東

府輔政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 遵字茂遠元帝
孫年十二襲封武陵受拜流涕桓溫死後右將軍桓伊
造遵遵大怒曰何故通桓氏左右對曰桓伊與桓溫疎
屬無嫌也遵曰我聞人姓木邊字便欲殺之况諸桓乎
夏四月丙午進孟昶尚書左僕射仍領吏部尚書冬十
月雷大風拔樹

五年春正月辛卯尋陽地震二月南燕慕容超寇淮北
執我平陽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三月乙亥大雪

平地數尺劉裕表伐南燕甲午建牙戒嚴四月帝餞裕於西堂己巳舟師發京邑自淮入泗五月次下邳捨舟步進所向無前六月震太廟丙寅裕大破燕軍於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後燕離班殺其主高雲雲將馮跋殺班自立為燕王六年春正月盧循為始興太守徐道覆自番禺說循曰本停嶺外豈為子孫實以劉裕難與為敵今頻兵燕城下未有還日以我思歸衆掩何劉如反掌耳既剋京師

挾天子誅執政改鎮守傾根本劉裕縱還無能為也循從之二月劉裕尅南燕獲主慕容超歸斬建康市盡平齊地三月廣州刺史盧循舉兵反進寇南康破廬陵長沙逼江州刺史何無忌死於豫章無忌東海郟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心者輒形於言色起家為太學博士時鎮東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在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叅議之元顯子彥璋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及桓玄害彥璋于市無忌慟哭而出時人義焉

玄既篡逆劉毅家居京口與無忌素善焉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所歸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荅還以告裕裕初為劉牢之參軍與無忌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遂要毅等同舉義兵襲破京口

案三十國春秋義眾起今無忌作檄文無忌重燭為之其

母劉牢之姊伺于屏風見之喜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讐雪矣玄聞劉裕及無

忌等起兵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眾勢必無成願不

為盧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三人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玄敗後武陵王承制以無忌為輔國將軍與劉道規追桓玄大破玄將何澹之義熙初遷都督荆江二州刺史進鎮南將軍盧循作寇使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強弩無忌拒之為循所敗無忌厲聲曰取我節來躬執節以苦戰遂握節而死詔贈司空以輕銳而沃朝野痛之夏四月劉裕自廣固留左將

軍劉敬宣為青州刺史癸未裕至京師甲申劉毅表南
征發自姑孰大風折木戊子衛將軍劉毅與盧循戰于
桑落洲王師敗績丙辰尚書左僕射臨汝公孟昶懼賊
盛不敵上表曰中軍北伐衆並不同贊成此役唯臣而
已今狂寇乘間宗廟危逼臣之罪也臣請引分以謝天
下封表畢歸自殺 昶字彥遠平昌人為桓宏兖州主
簿劉邁與昶不善每譖於桓玄昶懼乃與劉裕等同謀
起義剋日共進劉毅率六十人入廣陵城斬桓宏即日以

其衆過江會劉裕於京口累遷位丹陽尹尚書令僕射
及盧循寇逼何無忌劉毅相次敗而劉裕北伐新還恐
不能敵與諸葛長民議權奉帝過江避賊劉裕不許曰
今兵雖少猶可拒戰大丈夫終不能草間求活昶策其
弗克請前死以謝朝廷裕怒曰卿且用一戰死復何晚

昶遂上表自縊而死

案晉列女傳昶初起義謂其妻周氏曰劉邁毀我于桓玄使一生淪

陷決當作賊卿事可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此非妾所離自君二親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敢諫事之不成當於妾官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昶愴然久之不言而起妻追昶還坐曰觀君舉止非謀及

婦人不過欲得財物耳指托所生女示昶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况貨財耶遂傾資產以給軍事又語叔覲妻云昨夜夢殊為不佳在於赤色尤不宜也有此物可悉藏之覲妻大懼以為然所有絳繒悉斂付之周氏乃置限中潛制軍服軍儀獲舉周有力焉已未大赦以劉裕為太尉乙丑内外

戒嚴詔太尉裕出屯石頭徙南岸居民渡淮北發材板柵石頭使築祖浦藥園建尉三壘以大司馬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六月循軍次三山先鋒度

新林劉裕登石頭城而望籌之曰賊若新亭直上須避之如迴泊蔡洲此成擒耳循將徐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戰循曰不然我大軍未至而孟昶自殺觀其形勢不戰而破不如披甲蔡洲以待之初劉裕望見船向新亭有懼色及見迴泊蔡洲喜曰賊落吾下也使寧遠將軍索邈領鮮卑獋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南岸揮兵至于新亭循軍聚而觀之憚於陸戰乃引艦攻石頭柵城神弩亂發引退設伏於南岸列陣裕率毅諸

葛長民拒戰縛以大筏因風逼之大破循軍於江中循

遁走

案三十國春秋時有童謠云官家養蘆化作荻蘆注不止自成積又曰蘆荻泛泛逐水流東風吹雨

起那能入石頭

丙寅震太廟鳴吻秋七月詔鮮巖持水軍於東

府庚申遣將軍孫季高潛自東洛浮海取廣州甲子使

河間內史荆恩王仲德為前鋒追盧循劉裕自總大軍

繼之盧循上寇荊州軍敗走尋陽冬十二月壬辰裕率

諸將大破盧循於豫章無錫人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

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七年正月乙未劉裕還軍京師進大將軍加班劍二十
人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追斬徐道覆于始興循走交
阯循字子先小名元龍范陽人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
孫雙眸固徹瞳子四轉善草隸書沙門惠遠見而謂之
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孫恩死後統衆入東陽
劉裕討之循走泛海因奔廣州襲破刺史吳隱之自行
州事號南平將軍遣使貢獻朝廷以新定桓氏中外多
虞未遑討伐因乃假盧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

劉裕伐慕容超循姊夫徐道覆說循舉兵度嶺掩襲京
邑既聞劉裕還衆懼勸循還軍上據荆湘以割天下之
半令自新亭上軍循又不聽道覆歎曰我為盧公所誤
也事必無成使我得遇英雄主驅馳天下不足定也及
劉裕破循循單舸走還欲保廣州而孫季高潛以浮海
襲陷番禺收其家執其父母等循既度嶺聞廣州已平
遂進交趾至龍編夏四月交趾刺史杜慧度詐而敗之
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其妻子及妓妾數十人而捨其樂

從死者遂自投水而死慧度取其屍斬之傳首京師梟於大航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乞伏公府殺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偽位秋八月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 道規字道則太尉

裕少弟性倜儻平桓玄累以功封華容公都督荆益江雍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蜀譙縱使大將軍譙道福與桓謙下寇江陵江陵吏卒皆桓氏義舊咸懷異心道

規乃會將吏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風聞爾等頗懷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有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所得飛書不視皆焚之將士大安及徐道覆率衆二萬奄至破冢人情懷焚書之恩皆無二志賊平進征西大將軍卒時年四十四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庚戌皇后王氏崩於徽音殿九月葬僖皇后於休平陵 后諱神愛瑯琊人父獻之以太元二十一年納為太子妃帝即位立為皇后后

在位十五年年二十九崩無子 獻之字子敬義之第
七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羣居終日容止不怠風
流為一時之冠嘗共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二兄多言俗
事獻之唯寒暄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
少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故知
之每與徽之同在一室忽火發徽之走出不遑取履獻
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室
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

驚走少工草隸書并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父宓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字義之甚以為能時觀者日數百人桓溫曾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犢牛特妙起家為州主簿數轉祕書丞遷尚新安公主遷謝安衛將軍府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說魏使韋仲將懸虛橙書陵雲臺額事以諷獻之獻之揣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

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家公荅曰固當不
如安曰外論不爾荅曰人那得知論者以義之草隸江
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書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
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謝安薨後議贈
同異獻之上疏稱安功德忠誠實大晉雋輔烈宗乃加
殊禮獻之後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令自首過良久
對曰不知餘事唯憶與郝家離婚耳前妻即郝曇女也
卒於官安僖皇后立贈侍中無子以兄子靜之為嗣位

至義興太守

朱獻之列傳嘗經吳間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

獻之遊歷傍若無人辟疆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責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僉耳便驅出門

戲之傲如也不以介意焉

乙卯太尉劉裕害右將軍兗州刺史劉藩

尚書左僕射謝混

混字叔源太保安之孫尚書僕射

琰之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為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足矣未幾帝崩素山松欲以女妻之

珣曰卿莫近禁嚮

案中興書初元帝出鎮建鄴屬永嘉喪亂天下分離公私窘罄每得一狔

為珍膳項上一饗尤美輒將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嚮或曰鵝炙也故均以為戲

混竟尚

公主桓玄得志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靜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後累遷中書令左僕射領選部時劉裕拜太尉既拜朝賢畢集混後來衣冠傾縱有傲慢之容裕不平乃謂曰謝僕射今日可謂傍若無人混對曰明公將隆伊周之禮方使四海開襟謝混何人而敢獨異乎乃以手披撥其衿領悉解散裕大悅之至是黨劉毅見毅

柔晉書劉裕將受禪具大

閑禮謝晦謂高祖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自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曰吾甚恨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

混小字也

庚辰劉裕表罪劉毅包藏禍心構逆南夏以藩混

助亂志肆姦宄己丑裕將討劉毅於江陵以叅軍王鎮惡為前驅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脩家人

產業桓宏在兗州辟為中軍叅軍及桓玄篡位毅與劉裕魏詠之等起義兵匡復晉室以功拜撫軍將軍初毅丁憂在家義旗將興遂墨經從事既而上表乞終喪禮不許進為都督揚豫二州之淮南歷陽安豐堂邑等五

郡諸軍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此乃居之及盧循反乘虛而進毅將南征劉裕乃遣毅從弟藩送書往上毅毅大怒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耶遂投書於地率軍發自姑孰為循所敗於桑落僅而獲免深不自安劉裕使慰諭之及循平後知物情不在已請解軍府出鎮裕表為荊州刺史既至江陵聚兵萬餘乃告疾篤表請藩為副裕知其貳於已故誅藩混率衆西討使王

鎮惡破之毅單騎而走去江陵北二十里自縊於牛牧
寺經宿居人以告乃斬屍於市毅性剛猛好陵傲不遜
每讀史至簡相如屈於庶頗歎其不可能也曾於東府
聚擣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時餘人並黑犢毅次擲
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
黑其一子旋轉未定裕厲叱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
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既西出藩因欲圖裕時丞相參軍胡藩知毅終不為下
因隨裕出江寧餞毅於坐密勸裕殺毅裕不納至是謂
藩曰前從卿言無今日之舉也辛亥以司馬休之為平
西將軍荊州刺史冬十一月乙酉裕至江陵誅郝僧施
毅黨也 僧施高平人太尉鑿曾孫少好文辭宅於青溪
每清風美景泛舟溪中歌一曲作詩一首謝益壽聞之
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甲午加裕太傅揚州收劔履上
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是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於

姑臧十二月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蘭陵太守蒯恩臧喜等舟師二萬伐蜀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東陽人黃氏生女不育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之遂活是歲於石頭東城內起高樓加累入於雲霄連堞帶於積水署曰入漢樓

九年春二月盜開故尚書卞壺墓剖棺見屍殭須髮蒼面白如生人兩手拳爪甲穿達手背詔給錢十萬修復之三月丙寅太尉劉裕殺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弟輔國

將軍黎民徙弟寧朔將軍秀之於東府初裕西討劉毅也。以長民監太尉府留後事。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務。既聞劉毅被誅。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因謀欲為亂。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我與太尉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時裕深疑之。

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
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長民驚出迎之既入
坐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乃使壯士丁旡於幕
後潛入拉殺之時人為之語曰莫跋扈付丁旡黎民驍
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 長民字長之瑯琊陽郡人
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無鄉曲之譽初為桓玄參軍後
與劉裕謀匡晉室累遷晉陽太守盧循反逼勸劉裕權
移天子過江裕不從循平轉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尋

加前將軍

案晉書長民傳初長民富貴時多有異每卧夜中輒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敵毛循之曾見

問其故長民曰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又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必隱藏隨復却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又于壁中見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被誅

戊寅劉裕奏請依庚戌土斷帝從之夏四月

壬戌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

池之禁秋七月朱齡石尅成都斬譙縱益州平 縱巴西

南充人也少謹慎好學蜀人愛之起家累遷平西府叅

軍毛璩為益州刺史縱與侯暉東伐時延祖白帝暉等

因梁州兵不樂東征遂與巴西陳昧謀立縱為主迴兵
圖璩破益州自號秦涼二州刺史以義熙元年二月僭
號蜀王於成都遣使稱藩於姚興乞師以討劉裕是年
裕定劉毅上至荊州使朱齡石與寧朔將軍臧喜等率
衆自江陵討縱日夜進軍大破侯暉於平模縱聞暉敗
走馬出奔投譙道福於涪道福怒曰大丈夫居如此功
業安可棄哉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以劍投之中其馬
鞍縱去之乃自縊其偽尚書令馬耽封倉庫府以待王

師初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年數歲謂縱曰走如不免死只取辱耳一等死死於先人墓可也縱不從冬十月論平齊及破盧循功封劉裕諸子皆為郡公餘各有差光祿大夫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也魏侍中質六代孫美姿容善談論弱冠而介立年十餘歲丁父母憂號泣行人為之流涕每至臨時常有雙鶴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集庭時人以為孝感所至嘗食鹹菹以其味甘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隣居伯母殷浩姊賢

明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乃
歷階清級解褐輔國功曹遷尚書郎出為晉陵太守在
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烈宗即位欲用為黃
門侍郎以隱之貌類文帝乃止轉祕書監御史中丞居
官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披絮勤苦同於貧
下廣州近海出珍異前後刺史多黷貨賄朝廷欲草嶺
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二

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乃至貪泉所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傳此水一飲直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食不過菜乾魚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去其魚不食及盧循寇逼攻擊百餘日因陷為循所得劉裕與循書令遣之久方得還喪無餘資小宅數畝地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卿以蓬為屏風不

坐氍席所得俸祿纔留身糧餘分親族貧者恒自布衣

以老請致仕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錢十萬米

三百斛

集晉書初隱之為謝石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令移厨以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

犬賣此外蕭然無辨後至自廣州妻劉氏有沉香一斤隱之見遂棄官亭之水子延之亦清操官至鄱陽太守

十二月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太師並獻方物是

歲移秣陵縣於鬪場桓社之地

案國經在今縣東南八里鬪場村名也

十年六月西秦乞伏熾盤滅南涼禿髮傉檀為左南公

秋九月丁巳日有蝕之冬城東府

案國經今縣城東七里清溪橋東南臨淮

水周三里九十步今太宗舊第後為會稽文孝王道子宅謝安薨道子領揚州刺史於此理事時人呼為東府至是築城以東府為名其城東北角有靈秀山即道子宅內壁臣趙牙所築也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內向以討劉裕為名辛卯左將軍府叅軍司馬道賜害北荊州刺史劉敬宣道賜自立為齊王據廣固以應司馬休之敬宣字萬壽鎮北將軍牢之子少有孝行累遷為寧朔將軍驃騎府叅軍時桓玄構逆逼京師父牢之出鎮將謀同玄敬宣苦諫不止遂質於玄及

牢之反謀襲玄敬宣奔南燕劉裕定京邑手書招之敬

宣馳還拜輔國叅軍晉陵太守尋轉江州刺史隨討慕

容超遷征虜將軍鎮北青州至是遇殺

案宋書劉毅少時曾為敬宣寧

朔叅軍時人皆以雄傑許之敬宣謂不然此子外寬而內局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陵上取禍耳毅聞

恨之後毅為荊州刺史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豈有意乎敬宣大懼白高祖高祖曰但使老凡平

安無慮耳 庚午大赦裕自表西伐三月大破司馬休之於江

陵宗之於襄陽初魯宗之自負才氣常恐不為執政所

容欲謀不法乃自為讖曰魚登日輔帝室司馬休之間

而招馬時劉裕又使召宗之宗之怒曰劉公遇我如三
歲小兒往年殺韓彭無厭及我乃執裕使送江陵而同
舉兵夏四月劉裕追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於襄陽休
之與魯軌俱奔後秦五月甲午論平蜀功封裕子義隆
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
月京師大水壞太廟八月以劉彥之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年春正月後秦姚泓使魯軌寇襄陽二月詔劉裕
中外大都督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官秋八月

裕與瑯琊王德文伐後秦以冠軍檀道濟王鎮惡等為前鋒造許洛中兵叅軍沈林子等以舟師通石門寧遠將軍嚴綱朱超石等開鉅野秦之屯戍皆望風奔散冬十月丙寅尅洛陽秦將姚光降表修五陵置守脩威儀已丑使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十一月北涼沮渠蒙遜使士女請率河西戎旅為前驅効力

十三年春三月大軍進破秦將姚紹于潼關四月後魏遣軍十萬救秦劉裕使朱齡石敗魏將鷲青于河曲斬

青裨將阿薄于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

劉裕率檀道濟王鎮惡等入關別遣鎮惡舟師沂河入

渭破姚泓收其彘器歸京師斬泓於建康市遷姚宗於

江東

案三十國春秋王鎮惡既破秦軍於橫門泓奔石橋明日率妻子詣軍門降劉裕裕送泓于建康斬

之建康百里內草木燠死又案晉書劉裕定洛陽平長安盡收漢魏儀服樂器土圭指南車記里鼓秦漢大鐘

蟠螭

冬十一月左僕射劉穆之卒 穆之字道和一名

道民東莞莒人也漢齊王肥之後世居京口好學博覽

多通嘗夢與裕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二

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樹木繁密意甚悅之
及劉裕討桓玄尅京師急須一主簿何無忌舉穆之穆
之貧素壞布帷為袴往見裕裕曰能自屈吾事濟矣從
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斟酌矯
正旬日風俗頓改及揚州刺史王謐薨時劉裕在京口
劉毅孟昶甚不欲裕入輔穆之密言於裕曰揚州根本
所係若復他授便受制於人也劉孟諸葛等與公同起
事必不為公下勢理豈得居謙自弱裕從之由是入輔

政穆之好賓游廣布視聽朝野同異莫有不知巨細一
白於裕故裕聽察聰明皆由穆之力出征則幕府謀策
留鎮權掌後事舉動一委任之劉裕素不嫻書穆之勸
令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亦其名
且美裕從之每紙不過六七字凡所薦達不納不止每
曰我雖不及荀令君舉善然不舉不善性能尺牘嘗於
裕坐與朱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
得八十函而穆之應答不廢累遷太尉司馬丹陽尹諸

葛長民死後事無大小內外一決穆之及北征留府內
摠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湊求訴
百端遠近詰稟盈堦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疏耳行聽
受口並酬對不相參涉悉皆瞻舉纔有閒暇手自寫書

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食必方丈未嘗獨飡

案穆之列傳少時家貧誕

拓嗜酒食其妻江嗣女也常乞食妻家多見辱不以為
耻其妻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又
往食訖從乞檳榔江氏兄弟譏之曰檳榔消食君苦常
饑何須此也其妻乃截髮市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及
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家令厨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與
之卒時年五十八劉裕在長安聞之舉軍驚悅表贈司

徒進封
南昌侯

十二月劉裕還自長安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 鎮惡北海劇人祖猛為秦苻堅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竒之曰此非常兒興吾門矣故名鎮惡年未弱冠以苻氏亂流寓客居荊州意畧縱橫而短弓馬性果決能斷劉裕征廣固或薦之召為青州從事隨破盧循劉毅累以功封漢壽子將從北征臨出謂劉穆之

曰不定咸陽誓不濟江而還也入賊力戰無不尅捷摠
壯軍沂渭所乘皆蒙艫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見艦沂
流而進艦外不見人北土素不解舟皆驚愕為神既至
食畢棄船登岸誓衆而進士卒爭先遂定長安撫慰百
姓號令嚴肅迎劉裕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
卿也鎮惡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
笑曰卿學馮異耶既而還軍以鎮惡本號領安西司馬
佐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赫連勃勃來寇遣中軍參軍沈

田子拒之不進鎮惡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公擁彊兵不進寇何由平田子怒反相圖鎮惡出軍北地為田子所殺時年四十六同死者兄弟七人劉裕表贈右將軍子靈嗣夏六月以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加九錫之命冬十月赫連勃勃寇長安敗王師於青泥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勃勃退破齡石死之齡石字伯兒沛郡人也家世為將齡石少好習武嘗使舅卧廳事下剪紙方寸帖舅枕自以刀子懸擲相去八九

丈百發百中起家為桓脩叅軍歸劉裕從征桓玄因啓
裕曰世荷桓氏重恩不忍白刃向之裕義之累遷西陽
太守以元帥平蜀封侯尋代義真鎮關中死時年四十
弟超石同沒于青泥是月赫連勃勃僭帝位於長安十
二月戊寅帝縊崩于東堂明年正月庶申葬休平陵鍾
山之陽今縣城東北十五里不起墳帝年十五即位立
二十三年年三十七諡曰安帝少不惠口不能言雖寒
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以

此獲全初有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欲禪代乃
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之

恭皇帝

恭皇帝諱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瑯琊王歷中軍將軍
領司徒錄尚書事桓玄執政進太宰侍中袞冕之服玄
篡位以帝為石陽縣公與安帝俱之尋陽玄敗西奔脅
上江陵及桓振陷江陵躍馬奮戈直到堦下瞋目謂帝
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

言豈我兄弟意也振乃下拜復為瑯琊王領大司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率所涖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許之乃與劉裕俱發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又上疏曰臣推轂聞外將草寒暑不獲展情埏燧私心罔極伏願天慈特垂聽許使臣微誠粗申即路無所恨也十四年歸京師冬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遺詔曰惟我有晉誕膺明命業隆九有光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多難幸賴宰輔拯茲六合方憑阿衡惟新洪業而

遘疾大漸將遂不興仰惟祖宗靈命親賢是荷咨爾大
司馬瑯琊王體自先皇明德光懋屬惟儲貳衆望攸集
其君臨晉邦奉係宗祀是日即皇帝位改元為元熙元
年

元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癸巳立妃褚
氏為皇后 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無之女
生海鹽富陽二公主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
大微西藩夏五月丙戌秋八月進劉裕為宋王移鎮壽

陽九月裕自解揚州牧冬十二月己卯太史奏黑龍四見於東方是歲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是歲省揚州禁防叅軍移秣陵縣於其地在宮城南

八里一百步小長干巷

桑地志在今瓦官寺東北百餘步西出是

二年夏四月詔徵宋王入輔加殊禮六月壬戌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以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去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乃書赤紙為詔甲子帝遜位

於瑯琊第秘書監徐廣獨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
曰徐公將無小過乎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
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歔歔因辭衰老乞
歸桑梓 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
學至廣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起家為秘書郎
遷中軍長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
注轉負外散騎常侍領著作撰國史經一十二年勒成
晉紀四十六卷遷秘監封樂成侯初桓玄之篡安帝出

宮廣既陪列悲動左右及宋受禪不勝哀感遂去職卒
於家時年七十四秋七月宋封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
行晉正朔車騎服色一如舊典有其文而不備其禮降
后褚氏為零陵王妃帝自是之後深慮禍及褚后常在
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永初二
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墻入弑
帝于內房帝年三十四即位立二年年三十六見弑諡
恭帝葬冲平陵在蔣山之陽安帝同處帝幼時性頗忍

急自在藩國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之其後深信浮圖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行十許里安帝既不惠帝每侍左右消息溫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於時初王子年著讖云帝諱昌明運當極特申一期延其息諸馬渡江百年中當值卯金折其鋒至是果為劉氏所代自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於乙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康宮始元帝初過江

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元帝稱晉
王元年丁丑歲至禪宋之年庚申歲實一百四年也而
丁丑尚繼於西晉庚申終入於宋年唯一百二年郭言
二百蓋倒其言爾初秦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
子氣故秦皇東遊以厭之塹北山改為秣陵及孫權稱
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為始皇逮於孫氏四百三十七年
考其歷數猶為未也及元皇之過江也乃五百二十六
年真人之應其在此矣

建康實錄卷十